柯军：艺术路上新征程

□莲 子

柯军演出照

夜 奔

2015年10月11日晚，柯军发来简短的几个字："演出圆满结束，奔驰机场。幸会！"

我知道，他演完《夜奔》实验第九版，匆匆"夜奔"机场，飞上海，然后再连夜奔往昆山。

昆山是柯军的家乡，也是昆腔的故乡。

1978年，12岁的柯军走出故乡，考入江苏省戏剧学校昆剧科，开始学昆曲武生，接受了严格乃至残忍的科班训练。他师从著名京昆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张金龙先生。老师按照艺术规律的标准，锤磨一个孩子。那时候，柯军小小年纪，每天早晨要跑80圈圆场，踢500个腿，打500个飞脚，拧50个旋子，再加打20套快枪，直练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甚至趴在地上起不来。恩师艺术精湛，对学生当然也十分严苛，他常常手里晃动着一根藤鞭，跟在后面抽打学生，鞭策学生刻苦求进，历练内心，日后大展身手。

磨砺出青锋。1985年，柯军结束血泪交融的魔鬼般的训练，毕业进入江苏省昆剧院。30年间，凭借出色的演艺才华，早已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优秀的昆曲表演艺术大家。在灵魂的荡涤和激情的召唤中，创作、传承、演出传统昆剧《宦门子弟错立身》《临川四梦汤显祖》《我的浣纱记》《九莲灯》《看钱奴》《小孙屠》《义侠记》《宝剑记·夜奔》《桃花扇·沉江》《邯郸梦·云阳法场·生寤》《铁冠图·对刀步战·别母乱箭》《牧羊记·望乡·告雁》《风云会·送京》《反西凉·诈历城》等数十部精彩剧目。近年探索新概念昆曲，创作《余韵》《浮士德》《藏》等，在国内外剧坛引起反响。曾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化部颁发的第十一届"文华奖"，同时是中宣部评定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文化部"优秀专家"等，并被评定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传承人。

10年前，柯军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为带领剧院走出全院资金只有1000元人民币的低谷，他有过艰难的坚持，也流过心酸的泪水，殚精竭虑，努力打拼，不负众望。流汗播种的必欢呼收割。他所创造的奇迹，被人们誉为"柯军现象"；而后，又在江苏省演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的岗位上，为昆剧事业的传承与创新，为践行他提出的"最传统"和"最先锋"，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载入戏剧发展史册的佳话。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发源地的他的家乡昆山，600多年前，孕育了昆曲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却一直没有自己专业的昆剧表演团体。

这是柯军的一块心病。这心病时常搅得他寝食难安，心里隐隐作痛。柯军曾跟我说，他为此奔走呼号，积极斡旋了8年，先后谈了3任市委书记。他的锲而不舍没有白费。终于，2015年10月12日，"昆山当代昆剧院"正式揭牌成立。市里给场地、给编制、给经费。柯军亲自担任董事长。

这是中国第八个昆剧专业剧团。他热血沸腾，喜悦溢于言表。他要通过"既是最传统、又是最先锋的"办院理念，打造全国一流昆剧院团，让600年前的雅韵幽香在家乡散发新的气息。紧接着，10天后，柯军正式走马上任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

当晚，柯军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

武生，一个如火山爆发前充满涌动而稳健的名字，武生内在的力量是来自毁灭后重生的坚韧，是寻找惨烈背后苍凉的皱褶感！武生，能用从容不迫的心境去熨平疼痛的伤痕，能在夜色苍茫中坚定地蕴藏起心口的血泪，这才能挥洒出生命的光辉，舞动起心灵的情韵！武生重技能和光芒，大武生讲究情怀与深远！

这是早些年他在多年的武生表演艺术生涯之后，自己对"武生"的深切体悟和诠释。

柯军虽为武生，却是个典型的江南雅士，谦谦君子。他儒雅、睿智，不事张扬。彼时彼刻，也许没有人会留意到，谦和的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静悄悄地把这段话重新"晒"出来。

接着，柯军又发了这样一段话：

奔跑、奔波、奔腾、奔头……

明天北京大学演出史可法，在史可法身上体现了一种像岳飞、文天祥一样的民族气节，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性格，就是明知不能为而为之，明知守不住我还要守！是中华民族百挠不折的性格！这种性格一直影响着我！

我非常清楚这个日子对柯军意味着什么，也能感知此时此刻在他胸壑间涌动、聚积着什么。

柯军是个为戏而生的人。戏曲的魅力，可以让那些死去的英雄、老去的故事，在戏中得以复活。几十年里，柯军与戏曲不仅相伴，而是共生，对艺术的爱已经渗透在几十载时日的轮回里。一旦离开他最尊崇的、愿意终其一生去追寻的昆曲，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感情牵扯，隐隐含着几分心痛和难舍难分。

然而，即便魂牵梦萦，即便千般眷恋万般不舍，正如他在就职演讲中所言：新的岗位有新的责任，新的使命承载新的重担。将处理好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恪尽职守，不辱使命。

跨 界

作为朋友，柯军常常跟我提起当下流行的"跨界"这个热词。实际上，在一段时间以来的交流中，我已分明感觉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跨界思维和跨界智慧的人。

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新掌门人，随着角色的转换，柯军更多的是成了一个艺术领域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怎样把艺术和市场进一步有机融合，怎样为艺术家保驾护航。作为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又该如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让江苏的几十个剧种、100多各类剧团枝繁叶茂，发扬壮大，确保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江苏戏曲从"高原"迈向"高峰"，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这都是柯军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柯军喜欢思考，享受黑格尔所说的"思考的快感"。

"靠一张张票卖到什么时候？我们设计好文化产品，把故事说好，到资本市场上去融资。"柯军曾对我说起他的"野心"。

喜欢思考的柯军，谋新，谋变，机锋顿出。

2015年9月8日，江苏篆刻艺术大展在省现代美术馆开幕。在这个篆刻名家云集的大展上，柯军应邀参展的篆刻作品引起人们极大关注。

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柯军刚从戏校毕业，意气方遒，却正值昆曲不景气。那段几乎无戏可演的日子，黯淡的心境如夏日雷雨将骤，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于是跟戏校的冯怀根老师学习书法与篆刻。那时工资很低，月收入只有30元。为改善生活，师徒二人曾在夫子庙的状元楼以及古南都饭店摆摊，给人刻章，一个字能赚60元。

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遭遇困境的时候，一刀一划在方寸之间苦练，使他有着扎实的篆刻艺术功底。他勤于篆刻几十年，经常拾起一刀一石，内心有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形态却是平心静气埋首躬身于方寸之中，他热爱这种创作的仪式感。那石头，仿佛有着一种倔强的生命。看柯军的篆刻，可以读到一种顽强、执著与回归。

方寸天地，可纳万象。"抱石操刀"已经成为柯军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执著于这种在石头上诉说着那些永恒故事的仪式。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勤学深思，在治印时能够仔细推敲，匠心独运，有着较高的艺术品位。他通过方寸乾坤，不断在寻找来时的路，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2015年11月，柯军主编的系列图书《一桌二椅》获评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并将代表中国参加2016年度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我是最早拿到这"最美图书"的一个。

记得是在香港文化中心看完柯军演出实验《夜奔》的那个夜晚，我们已互道珍重，挥手作别。他突然想起书的事，把《一桌二椅·夜奔》送给我。

于是我又踅回去。

书是柯军赴港前刚刚赶印出来的，飘溢着油墨清香。当时我拿在手里，来不及细看，匆匆扫一眼，手捻纸张，只是觉得那简洁的毛边书很别致。氤氲着一种质朴古雅的气息。虽说在中国出版业，大约10多年前，就开始有些出版社效仿民国时期，别出心裁地出一些毛边书，但毕竟量不多，很少投放市场，所以见得少。

"又是荣念曾先生的'实验'？"我不经思索，脱口而出。

"不是。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的一个对话，是我想的。"

在朋友面前，柯军很率真。

对了，柯军是书的主编。像他这么有头脑，思路敏捷，有自己执拗的前卫姿态，思想时常喷射出跨界火花的一个人，我怎么会没想到是他的主意呢？

《一桌二椅·夜奔》上架不久，线上线下各售点便已售罄。姐妹书《一桌二椅·朱鹮记》则作为2016年最好的新年礼物，在跨年之际推出，给观众和读者带来既有戏剧的专业学术高度，同时又是赏心悦目的阅读享受，成为一份有很高艺术含量的"新年礼物"。

对于跨界，柯军有睿智的思考，也有他自己的理念："做专业的事情要有业余的心态，做业余的事情要有专业的精神。"他认为，所谓跨界，不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行业为圆心，抬起脚往四周跨一跨，而是应当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圈子，进入到别家领域，好好地做一番研究。

现在，曾经雄姿英发的名角柯军，执掌着演艺集团，铅华洗尽，少了在锣鼓喧天的热闹和观众激扬的热情中登台的机会。他以另一种姿态在拥抱舞台，以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艺术的赐予。

传 承

2015年12月，柯军推动江苏省出台新时期戏曲专门文件，大力扶持各剧种，推动江苏戏曲活起来，传下去，促精品，出名家。看到他的昆曲继承人、青年武生演员杨阳出品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宁武》，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学生喝彩，热心栽培、扶掖后学之心诚挚可见。

也是在12月，德国权威戏剧杂志《今日戏剧》同时以德文、英文发表了柯军的"戏剧人生"专稿。他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传承人的身份，也以一个思想者的身份，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东方与世界的对话，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要"藏"，用"最传统"的态度，讲好中国话。要"奔"，用"最先锋"的姿势，了解世界语。如此，才能真正强壮昆曲以及所有传统艺术发展的肌体。

2015年岁末，以"有薪无界"为主题的首届新浪潮城市戏曲节，在中华世界坛首演剧场跨年呈现7种风格、11场跨界戏曲演出，在《薪传·新创》的讲演会里，就有柯军的《夜奔·从最传统到最先锋》精彩讲演。他通过亲自说戏，讲述探索"新概念昆曲"的心路历程，提醒现代人不可忽视美不胜收的中华文化必须经过由创新，获得复兴。艺术大家激情丰沛的且讲且演，艺术感染力十足，寥廓硬朗之美别具特色。

早在2009年，柯军执掌江苏省昆剧院的时候，就曾率团去英国进行"江苏周"演出，并走进英国校园讲昆曲，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最大力度地传播到莎士比亚的故乡。那次出访，和英方达成意向，次年共同进行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文化交流活动，互派青少年学生学习对方国家的优秀传统。同时也约定了2016年时，让学生们再次进行穿越时空的汤莎对话。因此，2016年伊始，柯军就积极推动昆曲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伦敦南京周等系列活动的筹备，希望通过"汤莎会"这西方与东方极富代表意义的对话，让戏剧之光探照人们的心灵。

"舞台是我的根。昆曲是我的魂。"柯军说。

然而，掌管着11个艺术院团的艺术生产和经营管理，柯军登台演出的机会毕竟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他是把毛笔和刻刀当作另一个舞台，把对舞台对戏剧的执念凝聚在笔端和刀尖。曾经，他将水墨书法作为舞台背景，让书法与昆曲的韵味相呼应、融合。他也曾在新概念昆曲《藏·奔》里，将自己擅长的书法篆刻与昆曲艺术糅和在一起，相得益彰。而现在，它们分离了。不过，没关系。真理有多种声音，文明有多种类型，艺术有多种形式。况且，艺术并无疆界。一笔一画和一腔一调在艺术上是相通的。可以说，如今，他虽没有在戏台上开启大幕时的满堂生辉，没有台下万目圆睁和不息的掌声，但他高眼慧手，给人留下的回味空间却更加醇厚、阔大。

2016：中国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项工程

（上接第5版）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李一氓、肖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童小鹏在通知发出第二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童小鹏热情高涨，一个人就写了《离开老家的一天》《粤汉路边》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残酷的轰炸》完成于10月7日。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诺。

为出版《长征记》，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梦秋，整体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并由其负责最后统稿。1937年4月15日，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生动描述了她编辑《长征记》时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200多篇文章，约50多万字。毫无疑问，这些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迄今为止也是最高的，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二万五千里》编辑完成后，并没有付印出版，编辑委员会抄存了极其少量的内部誊清稿。目前考证存世的仅有两部。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部，一部则在1937年上半年经由地下交通交给在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

《二万五千里》为什么没有及时印刷出版呢？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共和红军在陕北苏区的危机得到了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化解，从此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个时候，红军开始东征，丁玲等也赶往前线，《二万五千里》的编辑工作也因此暂停了。

从1936年8月发出征文启事，《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经过6年时间的等待，迟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选定文章100篇，32开，412页，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铅印成书内部发行，马兰纸印制。目前这个版本的《红军长征记》存世也极少，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各存有一套。其中，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系朱德签名赠送给斯诺的礼物。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谓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但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和军委最重要的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等，均没有撰写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曾经应允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10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的确，缺文成了永远的缺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内部读物《党史资料》，选载重印了《红军长征记》的大部分内容，受到党政干部和青年学子的热烈欢迎。第二年5月，人民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公开出版，再次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增删和修订。从此，红军长征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间传奇，而长征精神因此逐渐演化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战胜困难、勇敢前进的精神图腾。

——世界，就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长征是中华民族开始崛起、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红色起点，它对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神话"，是丰富发展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崭新阅读文本，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长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拜访黄河站

□喻 晓

到了北极，看一看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这是每个来北极的中国人的夙愿。

巨轮越沧海，一梦到黄河。

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位于北纬78°55′，东经11°56′的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新奥尔松，是中国目前惟一的北极科考站，成立于2004年7月28日。

新奥尔松是人类在世界最北端的永久居住地。夏季这里有200多人，冬天，也有50多人。这些人来自许多个国家，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探索北极的秘密，揭开北极神秘的面纱，远离故土和亲人而努力地工作着。这里除了中国黄河站以外，还有挪威、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的科考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科学研究的基地。

我们的船停靠在海湾，坐冲锋舟登岸。简易的码头旁，迎接我们的是一块闪着蓝光的浮冰，银装玉砌，像一个冷美人，微笑着望着我们。

码头通往营地是砂石路。砂石路不滑，冬天行走安全。有挖土机等大型机械从身边驶过，不时有穿短裤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奔驰。虽是冰天雪地，许多西方人并不介意，他们随遇而安，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同样，这个小镇的存在，最初也是因为煤。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一个当年运煤的火车头，还停留在码头不远处，供游人观赏。

我们慢悠悠地向科考站的营地走着。在营地中心的空地上，我们迎面遇上了"罗纳尔·阿蒙森"。他头戴毛绒绒的皮帽，一脸严峻，脸上有太多岁月的风霜，目光坚毅，始终望着前方。他还要走吗？去哪里？

凡是熟悉南极北极的人，都会脱帽向这位老人致敬，向这位伟大的挪威人、伟大的探险家致敬。"阿蒙森"，不同国籍的人都在嘴里念着这个不朽的名字。

阿蒙森是个奇人，是个一生都愿意接受挑战的人。1911年12月14日，他到达南极极点，在极点住了3天。1926年5月11日，继美国人理查德·伯德驾机飞过北极点两天之后，阿蒙森与同伴埃尔斯沃思乘坐飞艇，从孔格思峡湾起飞，飞过北极，到达阿拉斯加的巴罗角，仅用27个小时，行程达5456公里。阿蒙森成为人类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两极英雄。

可惜，1928年6月3日，阿蒙森为搭救朋友，从挪威卑尔根驾机起飞，就在北极的天空中消失了，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悲壮传奇。

我们对于开拓者、探险的勇士，理所当然应该给予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

此时，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和伟大的探险家阿蒙森见面——他的半身雕像竖立在新奥尔松，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因阿蒙森而感到光荣。

阿蒙森时代，探险者是孤独的。今天，新奥尔松有了一个科考站基地，有邮局、商店、博物馆，有供餐饮的食品供应中心，还有许多不断从世界各地来北极的游客，这是阿蒙森当年没有想到的。他应该露出微笑。

我们到了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 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最明显的标志是门口那对白色大理石狮子。石狮子从遥远的东方来，从拥有黄河、长城的中国来。它不只是参与科考，而且是一种伟大的象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参与全球所有的事务，包括尚待开发的北极。

作为中国人，我和老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着中国国旗，一起在拥有白色大理石狮子和钉有"中国北极黄河站"牌子的门前合影。当然是爱国情怀。这是我生命中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一部分。

黄河站的李站长是个老极地人了，他也曾在南极站当过站长。这位经历过多年极地风雪的燕赵之士，说起北极来滔滔不绝。无疑，他喜欢这份工作，他也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他到明年7月就60周岁了，该退休了。他生命的行囊里装满了地球南北两极的许多故事，许多秘密。眼望着海湾对面的冰川，他颇多感慨，说：你看它似乎不高，其实它很高，它的每一寸进退，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将从每一块冰，每一块石头，每一升海水，每一个物种，认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的世界。

正值人员轮换季节。黄河站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今天就要离站回国。有的人已经把行李箱搬到了门口。李站长说，他不走，要坚持到9月份。

天空有轰鸣声传来。仰头，一架小型飞机正向这里飞来。眨眼间，飞机就降落在岛上的简易机场。载人的汽车来了，人们挥手告别，互道平安。轮换的人员将从这里乘机去朗伊尔，然后再转机回国。

黄河站室内的窗台上都摆放着鲜花，9月菊、倒挂金钟正在盛开。一茬一茬的中国极地科技工作者，来了去了，去了又来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守护、研究并进军北极。他们不求闻达，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工作也是中国伟大复兴的一部分。我紧握着李站长的手，对他和他的同事们深表敬意。

我们在科研基地的各条路上四处游走，欣赏各国各具特色的建筑物。这里，每一块哪怕长着浅浅绿草的地方都用绳缆围起来，防止人践踏。每一棵稀疏的绿草，在极地人员的眼里，都十分珍贵。水鸟在冰海里嬉戏。高高的灯柱，告诉我们，这里还有路灯，还有光明相伴。

我想，在我站立的地方，有北极熊的足迹，有海雀、贼鸥的足迹，有勇者和智者的足迹，如今也印上了我的足印。新奥尔松，地球最北的小镇，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在北极，在中国的黄河站，我"听"到了黄河的涛声。